

史

通

評

釋

史通評釋卷第十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點繁第六十

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

殿
宇
下
有
者

必
一
作
義

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文傳又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唯黃竝得凡字經點者書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惟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必摭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評曰點繁去冗此子玄作史之草也第寥寥數段刪繁冗易若蠹犧年至麟止下及李唐悠悠數千載總括縷析談何容易子玄勇攻古失終年閑筆竟不成史正恐

後人猶來點繁耳

光武帝自西征隗囂至潁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敗之狀又於
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往來分
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
第一營衆大潰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元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秣陵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永明
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

句曲山形如斧山仰名句曲初因不君得改茅山

句曲山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里方圓產物醫術本草齊宋爲歌曰水刦木爲梁字梁武早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尉氏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著七錄正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

此篇當以本義參對然後知其頗簡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四除二十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覲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不可伐也

除二十一字終三字史記丘

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

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年二十

以孝聞三十而帝堯間可用者

云云堯舉之除二十九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

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除五十七字加五字

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統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項羽本紀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如意下有
兩如意事

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染
父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
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字
四字釐革其次序呂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
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
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
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
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
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一
紀及諸王叔孫
固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宋世家曰初元

左傳紀名
周特一作
得瑞音端
吳本作孺

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父糾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竊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史記犬馬
下亡之字

非丞名也
莊青翟漢
湯趙充李
息任安

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
三月戊申朔戊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
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
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冠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
時定皇位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

史記大馬
下亦亡之

閔一作閼

賀等議曰古者梨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迎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閭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

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

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籍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
媿音媿

此詔班書
爲煩苟紀
爲約承嗣
之說寂爲
無識

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其泉
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
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
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
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其泉建章宮
衛士谷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
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
不增確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
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
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

仲連齊人

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徵少時數間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七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加〇十宇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收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小鄆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真能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固知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擅賓至公
因介以傳
辭紹者繼
也

人在北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左口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牛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淺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閭之中而不去魯連云染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

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於是

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云大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

受云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

云除三百七十五

字加屈原傳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

辭

王出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

及渡

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

云

賈生爲長沙傅三年

有鴟

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鴟曰鵬賈生旣以謫

居長

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

曰

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

年三十二矣

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大倉

長臨淄人也姓淳于

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

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

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扁鵲鄭人
一作鄭公
東官名
慶人名

其悉
具悉

徐廣曰高
后八年春
年一月六

死生多驗詔聞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
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
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
乘陽後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
是也著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
以示示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卽辭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

齊故與奇
肢同漢書
誠文志有
五育奇股
蓋奇秘之
數非常特

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
歲節必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爲人診病決死
生有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等述病頭痛生首療如驗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此

卒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
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
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
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數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
勝載其十二諸侯素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每晉二字
漢書作素
音師古曰
晉書作素
者讀曰嘴

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
樸史記樸無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
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讓曹王生請從叩曹以爲王生每
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顧有所白
遂還可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
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
得長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費教戒
臣也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除八十新晉書袁宏傳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人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旣清亮詞又藻詩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成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矣受體於虞者收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

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

想流風而獨寫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爲揚州刺史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

聊以手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楊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

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

此事出嵇康傳世說除一百一十

十九 ·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劉備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曠遂奮衣來

辨字下有
辨字

陳二十
三字

坐神志混然曰聞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

平曰子玄史所以簡爲主故於前史除字多加字少雖
然公首頃簡答奏者何妨兩存韓非子內儲說有一事
而並載名如晉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一
曰多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寡人而迷如越王慮伐
吳出見怒鼈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
氣故也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鼈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
王曰鼈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二語煩簡微異韓子不
嫌兩存無必一一裁削也若左傳國語一事而煩簡竝
存者尤多細節自見

評曰漢書龔遂傳云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
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子玄乃除去以
遂年老一段止云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云不知遂不
爲水衡都尉王生何以爲丞又何以見上褒顯遂意哉
此不宜除而除者也晉書袁宏傳云今於天下之後移
璫從事子玄史通改云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璫從事
既增便改二字又換從爲從恐未必青於藍也此不宜
增而增者也

史通評釋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上第七一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卒十四年書齊人弑其

卷十六
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賤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評曰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則孔子名之矣左傳甲午齊隙恒弑君壬於舒州則傳名之矣經曰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明是弟子追書非孔子筆非左氏語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竝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

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謬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宣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羸力果反
轉城轉也

評曰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則入郢之說有自來矣第柏舉之役經曰冬十有一月庚子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人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考楚公子貞子子囊其孫名季子常柏舉之戰瓦爲將當云楚瓦出奔兼囊言之誤也史記伍子胥傳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緣春秋

而誤也惟左傳不誤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繼
曰子常奔鄭由是言之傳是而經誤左傳之有功於經
大矣馬遷之未讀左傳亦明矣子玄不襲瓦之駁而郢
之駁耶

左氏傳二條

備火見左傳昭五年始昏見章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喝沸騰論備火則
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
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
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
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
子玄以亦有云猶辨

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開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擗蕪溢句庵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評曰公穀不如左史通言之詳矣至所以不如左未及也左爲素臣孔子獨以春秋授左公穀受業于夏子夏於春秋筆削不能贊一詞而惡能以微義授門人故二子不如左其師授異也雖然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軒輊懸絕未敢謂然夫經所略者得左而詳左所略者得公穀而詳如昭三十一黑肱以濫來奔左第曰賤而書名

重地也公羊習乎邾婁之故而詳於叔術殺顏臧母負
公之文昭十九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第曰事親含藥
物可也穀梁習於許止之故而詳於讓國與虺哭泣而
死之義諸如此類不可枚數則工傳之裨於左也間嘗
辟之經王也左大將也二傳偏裨也王將將將將偏裨
闕一不可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
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
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
心本不衛足以人觀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

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咷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謙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駕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評曰以吾夫子之聖豈不知葵無情鳥無知哉其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者非葵靈於鮑也甚言鮑之不智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者非鳥哲於人也甚言止之不可不知也子玄此駁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則如臧孫

有云石猶生我信斯言也是石能生人也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況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孝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恠也

左昭十九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止獨進藥
不山醫修
魚各反

也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臧武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正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評曰：公羊高，卜子夏門人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若

懇止
公羊
皆止
赦止

謂源流同出孔父更相引重則有若之事曾子游夏便

有異同本末之譏游夏二家各立門戶柰何曾卜二門

互相引重乎卽果同門以樂正視疾之孝責許止不嘗

藥之罪亦未爲過而猥云無理非類胡責公羊之苛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大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

密邇海隅鱠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卽齊之舊

俗也然食鮀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

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

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

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

珍
魚
飧
亦
貨

爲非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評曰晉中之魚取之黃河冬春河水難施釣網夏秋之間亦不多獲吾人款客魚爲首饌似矣至云東土所賤恐亦未然孟子非東人乎比魚熊掌安得言賤詳晉勇士羨羨之儉非儉魚飧也羨爲正卿食不二味止食魚飧是儉德也當勇士昔無此語公羊安得鑒空誤人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爲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紀年於仲
王卽位居

毫其卿士

伊尹仲壬

大甲子桐

乃自立也

伊尹卽位

大甲七

伊尹乃立

大甲時

伊尹自桐

伊尹乃立

其父之田

而中分

瞽無由與悟也

評曰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王弑季歷此三者卽有竹書予不敢信尋家中簡書字俱科斗祕書校綴寫以今文能保亡張惡可盡信杜元凱云殺伊尹事與尚書記

說可謂備矣而竹一百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葬汲冢漢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與悟也

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抑當時雜記未足取審其

說然乎

史記八條

曾嘉之子
賈誼紀孫
齊高祖
晉陽秋
續一作續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於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羨事遺略甚多劉造民書
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而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

文帝不崩
景何以立
多此二字
似亦妄

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何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評曰八代之文至昌黎始起子玄以前猶襲六朝綺靡卽東漢不敢望而况西京詆馬遷爲膚淺輕兩漢無秀英今挈史通與史記漢書竝讀孰淺孰深孰秀孰英彭城劉程之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冲淡虛心方外嘗爲柴桑令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之石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脩西方

卷一百一十五
管晏列傳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
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
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
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
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謂管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
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紙覺煩費如管子者諸
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
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評曰管晏列傳不取本書太史公之略也至撰孔子世

家不採論語則安所採謂論語可除則孔子世家亦可除矣矢口輕詆幾於侮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眾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人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評曰太史公旣爲仲尼弟子列傳矣儒林又取游夏循吏又言冉季不幾於複乎以聞一知二之賢列之買漿貨脂之儔此則太史公無識不足辨也

任安字少卿，榮陽人。後爲衛將軍，益州刺史。

司馬遷序傳云爲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迺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敍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冥於刑又似爲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憮無此錄何以光明其事者乎

評曰太史公自敍李陵之禍甚晰于玄責之太苛好子玄敍韋曜薛瑩以誅作黜更不克明

漢書遷既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

出

贊音謫以
也有所求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列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寫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評曰不韋之駁是矣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至

見於後世此是子長虞卿傳論語子長豈不知虞卿哉
子玄乃謂其識有不該思之未審何也不該不審柳子
玄自謂邪

喧音屬弔
失國曰喧
扶音月桃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桓晉殷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喧臧堅袂死此聞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
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
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
于長不之見也夫傳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採
禹穴亦何爲者哉

襄十八年十一月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軍以

太史公目
上會稽
序二十而
為父

塞隧而歿殖綽郭最曰子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歿

臧堅臧紇之族
代羊藏久
左襄十七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汝死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
士以杖抉其傷而死

評曰左氏書閭多矣齊有寺人貂宋有寺人柳晉有寺
人拔豎頭湏卽賢否殊軌皆閭也微獨夙沙衛弟旣云
左書漢代不行難以苛責子長考子長與任安書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未云彌子瑕豈雍彌爲一人
邪姓死云雍氏周文王第十三子封雍因氏姓觸云彌

子瑕以王父字彌牟爲氏則二姓矣家語孔子醜之去
衛過晉書云適陳子長亦誤

王伯厚氏因學紀聞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
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
可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
耻也紹京何責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大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惟命

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

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

禡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孤突已志其兆亡秦首胡

始皇父銘其說糜弧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

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

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

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

亦然蓋嫡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

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姐宗之在水滸也鶩鶩

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

策音策策

誠注八卷

褰音襜襜

褰衣也

襦音短

襦與襦

褰與褰

七促

褰音褰

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

大寶自致震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
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
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

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

東公孫之敗於賓而上敵是謂禍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

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

齊龍觀明
崇改元又
改景初宋
定陳武帝
改元

如此人不能違時德數不投而
滿盈首施以取殃滅殆天意也
或述江左陳氏之亡

虞世南傳
王略論曰未免无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摹八着

宋武帝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祚猶人事

其理竝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

據時慶鄭
深由靡皆
晉大夫

許曰天道遠人道邇委之於天則賢才皆可捐棄求諸人事非君子其何能國子玄之論正矣假令桀留伊尹紂不棄箕比魯尊孔子虞用百里奚雖至今存可以夷吾晉惠公也秦饑人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耀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歟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以六年秦歲定師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柰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晉師潰戎馬潯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年

惠公六年
魯德十五年

李簡音鄉
萬之孫
始迎也
止獲也爲
某所獲

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梁由靡御韓簡輶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
充救遂止於秦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大戎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魯昭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卽位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子乾侯
胡傳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辱
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子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按子家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

國語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曰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將祀余孤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

荀子曰
齊原
賈母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齊懿仲欲妻田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于鍔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國語周之興也鶩鳴於岐山三君云鶩鷩鸞鳳之別
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太公母劉媪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唐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中興書目貞觀間太子中
書舍人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
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皇甫謐云
太公名執
嘉溫蓋她
王氏王符
云太上皇
名媯與滿
同音尺班
固泗水亭
長古碑文
云母姑氏
貞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寡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此而言則成帝魚服漫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評曰成帝升車則修儀微行則亂服時既不同語從實

錄原非矛盾

音音詩盛
貌又衆多
之貌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榮紳以相屬繡字戢善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怯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竝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

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
戶口也

楊用脩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友覆論之其謬
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
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
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
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魚隱列於下下
而葛伯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私仇
餉者惡宋桓平嫪毐每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
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

孟堅卽在
何以置對
所未及子玄也

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
豕韋也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是以一人而二之
郵無邱與王良竝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足名謚而離
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
羅泌之書然猶就其底稿而謫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
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
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韋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
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
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寘韋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
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

固誠謬但
古人論之
者亦多第
不若用脩

之詳耳
則字上音
有一事字

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遠
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
或非之固又豈卿儕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
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

自漢已降作者多稱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
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
要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
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
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
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

酈生名食其
正義曰歷具
幾三音陳雷
記酈生傳
一本去部
高陽人詳文

下有留信
二字

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史記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從太子遊未冠甚偉上見之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竟不易太子

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放云韓申都卽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

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國名紀云申徒申屠信都勝屠勝都本出一姓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人其序曰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極之自敘如

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漫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竝其失也

評曰蘇子卿父建行事雖寡然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功亦不細子卿以父任爲郎安得不冠

父於首章立爲楚王傳無甚德業止有二詩猶云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自孟至賢五世故云其先韋孟家安得立爲一例子玄以孟爲玄成父不知玄成父少賢孟乃玄成六世祖也考究最難談何容易

班固稱項羽憇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怒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义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東海于定國父子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今客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赤室國子
尚館陶公
主

嚴延年字
次卿下邳
論刑刻忍
號曰屠伯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
封侯傳世云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父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延年服罪垂頭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帝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
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漢書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覩幽人之琴瑟

五子皆至
大官號曰
東海嚴祖

然幽通謂與神通也

評曰予讀幽通賦觀天網之紜覆兮實集謀而相訓謨
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則於福善禍淫之說亦
不相悖而于玄賁之幾於深文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
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
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
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序無不是舊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太史公自敘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正義曰史記起黃帝訖於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篇終一歲十二月乃閏餘也○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自敘千餘萬言

評曰史之優劣一曰好惡有公私私者劣二曰書事有真僞僞者劣三曰義例有精疎疎者劣四曰筆力有整厖厖者劣字之煩簡未足以定優劣也如必以簡爲優

則苟悅之漢紀賢於史記漢書朱子之綱目勝于凌濛
通鑑矣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比論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苟悅旣刪略班史勒成漢
紀而光武二帝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隲蜀翼戴光武忽以
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
者矣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
貴故作答賓戲自謂主人

文通評釋卷第十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中第十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王隱檀是晉史道傳

考邪

氏一作人
助一作猶

臧氏晉書晉書付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核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爲張據瓜涼李專巴前石虎爲後石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遠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勗抄輯晉史

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評曰苻堅始滅慕容繼滅涼州繼陷益州若司馬居江左淝水之戰堅幾不免史通乃云逮於苻氏兼而有之似非泰音而有之此立言之過也

晉據榮枯枯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梁張綱晉書鈔三十卷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門其爲躊躇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鳬入朝及千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升異

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劙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
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
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碑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

方等之錄

謂皇家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

息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劙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
彼虛詞成芝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評曰微劍可以通天蛇劙何難穿屋神物奇怪未可槩
謂虛詞考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鋒鐵鐵銷皆
飛上去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錢不下隆隆如
雷聲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

蛇劍亦鐵也遇火而飛又何疑焉

陳郡殷芸字灌蔬梁秘書監著小說十卷或題曰劉諫撰李淑晁氏陳氏俱以爲非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江云齊梁於芸撰非劉諫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王伯厚曰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延按唐書宋文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以失愛出征河東溺死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近宋以下
宋本另作
一條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
讐夷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
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
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
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
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堯標之正說以

此事子矣其厚顏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
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
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

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
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犧口牽犧上流飲之許
由從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陽城縣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史通謂馬遷持論稱堯
舜無許由以此延按莊子言許由者三一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一曰意而子見許由一曰堯之師爲許由語甚
詳恐原非寓言遷云不少概見子玄信之豈未讀莊邪

晁氏曰高士傳十卷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
二千四百餘載世士高節者其或以身徇名雖如夷齊
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
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陳氏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
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人
評曰于今升作搜神記非知其僞而故爲也母推婢於
父墓中十年恩情如生兄絕氣已積日覺而能道鬼神
天地事有不可知者豈可盡以爲僞乎故劉惔曰卿可
謂冤之董狐

晁氏曰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宋劉義慶撰梁

劉孝標注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予亦云

高氏緯略曰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尺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於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評曰世說新語晁氏子玄詆之爲妄尚氏稱之爲佳近日王元美尚書兄弟注釋表章幾埒史漢人持一冊握

爲靈珠。予謂此書妄處誠爲可厭，佳處亦自不可掩。

漢吕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之。十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察該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吕之外不

爲作傳。竝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吕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評曰：遷史有吕太后紀，班書有高后紀，以吕曾稱制也。遷不作惠帝紀，班書補之。爲是若班書爲王元后立傳，

置之外戚之後王莽之前此自有深意明著外戚之禍至元后而烈王莽之篡由元后而成也何曾與呂后紀邪唐人晉書之例未悉此意子玄駁之爲是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

字體

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卓傳

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評曰王孫贏塗矯枉過正顧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節外以華衆厚葬以高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此言幾於道矣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名曰徒誦不辱君命者名曰上士伊籍使吳庶幾專對不辱者卽傳二子良非爲過若劉畢二傳無闕名教信可已矣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三輔黃圖云史稱楊王孫不稱楊貴或以字行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蜀昭文將軍

沛國劉伶字伯倫不事家產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
荷鉢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而所
錄文章頗傷無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后哀冊
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
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
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旣而罪名具列刑
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
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采聞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

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皆漢王數項
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
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與同孝
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
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述懷奸矯言欺衆且所
爲草藁本未宣行斯竝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燕濫者
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末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
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
自卽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
舉其事以申倚撫云

松本稿
前後山子

評曰除官哀冊擬賦孔詞刪之可也討二凶檄此宇宙
以來大變不名爲賊何以示天下宋書劭召顏延之示
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
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則此檄亦足奪
賊魄何可刪也宋書上使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
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善之曰此而不朽矣則
此表亦足以備多聞何可刪也大氐子玄意主簡筆大
潔故文稍美麗者悉皆厭薄此其偏見也

後魏書二條

魏
猶音離似
嵇佛魏魏
主壽字也

求婚二字
一作以師

俘音夫戰
也嬖音奉

族一作族
欺一作譖

河漢一作
吳本七

字

嫫音模嫫

母黃帝后
甚醜也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美否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儻遠飾所撰者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轡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視沈約正如一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節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評曰請婚一也在魏書則云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
不許在宋書則云魏主壽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
請婚收約各爲南北互相排擊如此但宋書又云田奇
至魏師壽指見孫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
結姻棲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
祖如此等語定是奇傳其後二家畢竟未婚至隋文帝
始聘梁主蕭歸女爲晉王妃則北重南婚信如子玄說
矣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
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

古今府城北門外

晉書謝混字淑源少有美譽晉元欲擇壻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劉不減子敬王獻之帝崩袁崧欲壻混珣曰卿莫近禁鑾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肫以爲珍美項上一齧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鑾故珣因以爲戲混尚主襲父爵

刁玄增識文云黃旗紫蓋在東南○匈奴傳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黃旗喻宋白登喻魏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後之徵鄭中學者王碣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嘗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存文所言又崔浩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僞難辨者矣

沈約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始齊愍帝初封盧代王孫什翼犍繼之犍死子開字涉珪立開死子嗣字木末立嗣死子義字佛狸立

歸雲集魏主恥言李陵之後甚譯之至魏主宏徙都洛
陽乃改姓元氏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稱兄所長至如
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
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董耳樂毅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
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
平鄆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鄖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
亦不是過也

韋齊也

季遷昭公注
十九卷
乾裕生十四
卷却肯忙
音上城濮
陵注九卷齊
敗於鞍見成
二年吳師入
郢注十六卷

左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饗

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子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
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
其老州賓通幾士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懼誅宣
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子
下戎著而遂逐之秋變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晉淵嘉父司空
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晉偃
北史魏孝靖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
侍中張亮黃門郎趙芳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
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
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答由此事
推挹已父謹當避又云若不須作詔書侍郎崔訪裴

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愬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
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愬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
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
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踰四百永
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
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宮乃
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
王詩云玉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丁皆年長
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待
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

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適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燭而崩

烏食蛇其
鳥食蛇
燭有朕毒
物入酒飲
之卽死

北齊乾明元年常山王高演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爭長廣王湛爲太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旣以尊親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於野三月演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石僕射燕子

獻等斬之廢乾明帝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
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
之於芊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緯傳位於其太子
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
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
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
尉勤追之己亥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
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封爲溫國公

或問曰王勑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羞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故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

有荆楚訓多爲夥盧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儉西謂東

胡曰虜渠們底

丁 禮反

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

我之義斯竝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

以知吐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

制夷夏相雜者句尤繁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爲誠爲微良謂

畔音夢田
民也

重規德榮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
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
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
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婦主上有
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
本源莫詳所出閩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勵之所
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
君憇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詐者哉

夥胡買切陳勝傳涉旣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

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

始○橋祁堯切水染也○地音怡張良傳良嘗間步游
下邳地上徐廣曰圯也東楚謂之圯○廣韻儉音悵
注楚人剷_渠周圯傳殺我者諸儉子師古注吳人
呼楚人爲儉晉陽秋又謂吳人呼中州人爲儉城南聯
句無端逐餓儉是也○陸太尉玩詣王丞相王公食以
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
雖吳人幾爲儉鬼○虜郎古切獲也生得曰虜斬首曰
獲北狄曰虜以其智而虜掠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
爲島夷○渠強思切吳人呼彼之稱漢書渠有其人乎
唐書渠老一儒哉○們音問北人稱我們咱們○底典

禮切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口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箇古荷切亦作介左傳亦不使一个昭元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乃舉亥切汝也○若如灼切汝也○君規輪切東坡云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卿丘京切公卿周六卿漢九卿秦漢以從左呼臣爲卿蓋期之以卿也士大夫相呼爲卿蓋貴之也隋唐以來尊之則稱公儕輩下已則稱卿故宋璟卿呼張

易之○困學紀聞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
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
也事文類聚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豈豈爲
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
卿卿○庾數音鑑字子嵩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
曰君不得爲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
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汝戎晉武帝問孫皓聞
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
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觴酒令汝壽萬
春帝悔之○漢呼肝切中州人稱好漢鐵漢○羌去年

切西戎牧羊人也○奴乃都切古謂僕隸爲奴今宦官
猶自稱奴婢不敢稱臣○姊音弟姪也○古婦稱姪曰
大家如曹大家之類是也姑家音稱主上曰大家猶天家
也字如○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
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郎且須縮有識
之者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
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墮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文觀
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
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

世祖當改
世宗世祖
當改世祖

齊音茂目
小明胞

有犯時詳者謂有世字犯太宗皇帝諱也卽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左降生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謙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王石同燼真僞推尋者不其痛哉

東魏孝靖帝改元武定是時高歡高澄專政歡子湛是爲北齊武成帝改元河清

評曰世宗文襄帝澄字子惠蘇長子也原非世祖世祖

武成帝湛歡第九子也原非世宗史通誤或是後人誤

書

周書一條

藝文
本名
楚荀

紀書傳
龍山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空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取其規柳軻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素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它述用

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

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船太清記蕭大同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以廣其書蓋以其中

有鄙言故致遣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蘇綽字子綽武功人周度支尚書

評曰今綽軍國詞令雖准尚書至其六條詔書一先脩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國體通達文詞條暢既無尚書之艱棘亦非六朝之駢麗百世不可易也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

原缺

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過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
故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俾之志寧淳風革所以粲然具
舉延按夾漈服膺隋書如此其摯子玄乃欲坑棄惟蓋
夫知其解世人貴耳賤目是古非今不謂子玄亦蹈此
弊